

#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辑

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选

一九七三年五月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鸦片战争

黄爵滋：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	3
林则徐：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	8
林则徐：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	12
林福祥：三元里打仗日记	15
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	18
中英江宁条约	22
中美望厦条约	25
夏 燮：大沽前后之役	33
中英天津条约	39
中英北京条约	49
中俄瑷珲条约	52
中俄北京条约	54

##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

洪秀全：原道救世歌	63
洪秀全：原道醒世训	66
洪秀全：原道觉世训	68
十款天条	74
万大洪告示	77
杨秀清等：奉天讨罪檄布四方谕	78
天朝田亩制度	82

<b>洪仁玕：资政新篇</b>	88
<b>洪仁玕等：戒浮文巧言谕</b>	99
洪仁玕自述	101
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	111
未受职臣刘丽川上天王奏	112
张乐行告示	113

### 第三章 60—90年代中国人民反对俄、美、 英、法、日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

<b>奕訢：关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议</b>	117
<b>曾国藩：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</b>	123
<b>李鸿章：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</b>	126
<b>李鸿章：试办织布局折</b>	131
<b>清政府经营近代军用工业简表（1861—1894年）</b>	133
<b>曾国藩：密奏天津“教案”折</b>	136
中英烟台条约	139
<b>曾纪泽：奏报中俄伊犁交涉折（节录）</b>	145
中法简明条约（天津专约）	152
中法越南条约	154
<b>无名氏：记克复谅山事略</b>	158
<b>泰 莱：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（节录）</b>	163
中日马关条约	174
田贝·科士达的罪行自供	179
<b>姚锡光：东方兵事纪略（台湾篇下）</b>	184
<b>张罗澄：致李鸿章书</b>	194

## 目 录

### 第四章 戊成维新

孙毓堂编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.....	3
孙毓堂编：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简表.....	8
马建忠：论洋货入内地免厘.....	17
郑观应：商务.....	22
郑观应：议院（上）.....	26
康有为：公车上书.....	30
梁启超：改革起源.....	55
康有为：应诏统筹全局折.....	59
严 复：辟韩.....	65
严 复：译天演论自序.....	69
梁启超：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.....	72
谭嗣同：仁学（节录）.....	76
（日）林汉助：戊戌政变的当时.....	88

### 第五章 义和团运动

义和团：义和团文选六种.....	99
载勋等：义和团团规.....	102
恽毓鼎：崇陵传信录（节录）.....	104
盛宣怀：东南互保资料.....	111
瓦德西：瓦德西拳乱笔记（选录）.....	114
石荣昶：庚子感事诗.....	118
石荣昶：辛丑和约十二款.....	119

## 第六章 辛亥革命

孙文：革命原起.....	129
孙文：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.....	148
孙文：香港兴中会宣言.....	150
章炳麟：驳康有为论革命书.....	153
邹容：革命军（节录）.....	167
陈天华：警世钟（节录）.....	181
同盟会：同盟会宣言.....	193
孙文：民报发刊词.....	196
民报：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.....	198
龚春台：萍浏醴起义檄文.....	200
吴醒汉：武昌起义三日记.....	203
孙文：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.....	210
孙文：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.....	214
中华民国临时约法.....	216

## 第七章 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

程德全、应德闇：宋案真相.....	225
二十一条.....	229
乔叙五：记白狼事.....	232
孙文：第二次讨袁宣言.....	239
孙文：护法宣言.....	243
穆湘翊：中国棉织业发达史（节录）.....	245
民国日报：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.....	251
民国日报：江南造船所罢工风潮.....	258
鲁迅：狂人日记.....	260
李大钊：Bolshevism的胜利.....	270

# 第一章

## 鸦片战争

R

22

23

24

#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

黄爵滋

〔选自丛刊《鸦片战争》(一)此折上于 1838 年 5 月  
(道光十八年四月)。〕

为请严禁漏卮以培国本事：臣惟皇上宵衣旰食，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，至勤至切。而国用未充，民生罕裕，情势渐积，一岁非一岁之比，其故何在？考诸纯庙之世，筹边之需几何？巡幸之费几何？修造之用又几何？而上下充盈，号称极富。至嘉庆以来，犹征丰裕，士大夫家以及巨商大贾，奢靡成习，较之目前不啻霄壤。岂愈奢则愈丰，愈俭则愈啬耶？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，每银一两，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，非耗银于内地，实漏银于外夷也。

盖自鸦片流入中国，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，特设明禁，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。使早知其若此，必有严刑重法，遏于将萌。查例载：凡夷船到广，必先取具洋商保结，保其必无夹带鸦片，然后准其入口。尔时虽有保结，视为具文，夹带断不能免。故道光三年以前，每岁漏银数百万两。其初不过纨绔子弟，习为浮靡，尚知敛戢。嗣后上自官府缙绅，下至工商优隶，以及妇女僧尼道士，随在吸食。置买烟具，为市日中。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，近亦渐染成风。外洋来烟渐多，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，停泊零丁洋中之老

万山、大屿山等处。粤省奸商，勾通巡海兵弁，用扒龙、快蟹等船运银出洋，运烟入口。故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岁漏银一千七、八百万两。自十一年至十四年，岁漏银二千余万两。自十四年至今，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。此外福建、江、浙、山东、天津各海口，合之亦数千万两。以中国有用之财，填海外无穷之壑。易此害人之物，渐成病国之忧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臣不知伊于胡底。

各省州县地丁漕粮，征钱为多。及办奏销，皆以钱易银，折耗太苦。故前此多有盈余，今则无不赔垫。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，交课尽归银两。昔则争为利薮，今则视为畏途。若再三数年间，银价愈贵，奏销如何能办？税课如何能清？设有不测之用，又如何能支？臣每念及此，辗转不寐。

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，所以塞之之法，亦纷纷讲求。或谓严查海口，杜其出入之路，固也。无如稽查员弁，未必悉皆公正。每岁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，分润毫厘，亦不下数百万两。利之所在，谁肯认真办理？偶有所获，已属寥寥。况沿海万余里，随在皆可出入，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。或曰禁止通商，拔其贻害之本，似也。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，与所载出茶叶、大黄、湖丝，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。其中沾润利息，不过数百万两。尚系以货易货，较之鸦片之利，不敌数十十分之一。故夷人之著意，不在彼而在此。今虽割弃粤海关税，不准通商，而烟船本不进口，停泊大洋，居为奇货。内地食烟之人，刻不可缓，自有奸人搬运，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，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。或曰查拿兴贩，严治烟馆，虽不能清其源，亦庶可遏其流。不知自定例以来，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。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，罪至绞候。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，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，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。盖缘粤省总办鸦片之人，广设窑口。自广东以到

各省，沿途关口，声势联络。各省贩烟之人，其资本重者，窑口沿途包送，关津胥吏密隐放行。转于往来客商藉查烟为名，恣意留难勒索。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，类皆奸猾吏役兵丁，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，素有声势。于重门深巷之中，聚众吸食。地方官之幕友家人，半溺于此。未有不庇其同好，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。或又曰开种罂粟之禁，听内地熬烟，庶可抵当外夷所入，积之渐久，不致纹银出洋。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，食之不能过瘾。不过兴贩之人，用以掩舍洋烟，希图重利。此虽开种罂粟之禁，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。

然则鸦片之害，其终不能禁乎？臣谓非不能禁，实未知其所以禁也。夫耗银之多，由于贩烟之盛，贩烟之盛，由于食烟之众。无吸食自无兴贩，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。今欲加重罪名，必先重治吸食。臣请皇上严降谕旨，自今年某月日起，至明年某月日止，准给一年期限戒烟，虽至大之瘾，未有不能断绝。若一年之后，仍然吸食，是不奉法之乱民，置之重刑，无不平允。查旧例，吸食鸦片者，罪仅枷杖。其不指出兴贩者，罪杖一百徒三年。然皆系活罪。断瘾之苦，甚于枷杖与徒。故甘犯明刑，不肯断绝。若罪以死论，是临刑之惨急，更苦于断瘾之苟延。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，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，诚恐立法稍严，互相告讦，必至波及无辜。然吸食鸦片者，有瘾无瘾，到官熬审，立刻可辨。如非吸食之人，虽大怨深仇，不能诬枉良善。果系吸食，究亦无从掩饰。故虽用重刑，并无流弊。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：“咬嚼吧本轻捷善斗，红毛制造鸦片，诱使食之，遂羸弱受制，其国竟为所据。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，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，系其人竿上，以炮击之入海，故红毛无敢食者。”今入中国之鸦片，来自英吉利等国。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，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，

无一食烟之人。臣又闻夷船到广，由孟迈经安南边境。初诱安南人食之，安南人觉其阴谋，立即严刑示禁，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。夫以外夷之力，尚能令行禁止，况我皇上雷霆之威，赫然震怒，虽愚顽之人沉溺既久，自足以发聩振聋。但天下大计，非常情所及，惟圣明乾纲独断，不必众言皆合。诚恐畏事之人，未肯为国任怨。明知非严刑不治，托言吸食人多，治之过骤，则有决裂之患。今宽限一年，是缓图也。在谕旨初降之时，总以严切为要。皇上之旨严，则奉法之吏肃。奉法之吏肃，则犯法之人畏。一年之内，尚未用刑，十已戒其八九。已食者竟藉国法以保余生，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，此皇上止辟之大权，即好生之盛德也。

伏请敕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，广传戒烟药方，毋得逾限吸食。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，预先晓谕居民，定于一年后，取具五家邻右互结。仍有犯者，准令举发，给与优奖。倘有容隐，一经查出，本犯照新例处死外，互结之人，照例治罪。至如通都大邑，五方杂处，往来客商，去留无定，邻右难于查察，责成铺店，如有容留食烟之人，照窝藏匪类治罪。现任文武大小各官，如有逾限吸食者，是以奉法之人，甘为犯法之事，应照常人加等。除本犯官治罪外，其子孙不准考试。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，如有实心任事，拿获多起者，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。其地方官署内官亲、幕友、家丁，仍有吸食被获者，除本犯治罪外，该本管官严加议处。各省满汉营兵，每伍取结，照地方官保甲办理。其管辖失察之人，照地方官衙门办理。庶几军民一休，上下肃清。无论穷乡僻壤，务必布告详明，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。向之吸食鸦片者，自当畏刑感德，革面洗心。如是则漏卮可塞，银价不致再昂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，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。臣愚昧

之见，是否有当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。

谕内阁：董遇滋奏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》一折，著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，各抒所见，妥议章程，迅速具奏。

#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

林 则 徐

〔选自《林则徐集》《奏稿》中册〕

此折上于1838年9月(道光18年8月)

再，臣接准部咨：“钦奉上谕：‘据宝兴奏：近年银价日昂，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，由于奸商所出钱票，注写外兑字样，辗转磨兑，并无现钱，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，总以现钱交易，以防流弊等语。著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，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，奏明办理’。钦此。”

臣查钱票之流弊，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，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，每以用票为便，而奸商即因以为利。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，彼即啗以高价，希图以纸易银，愚民小利是贪，遂甘受其欺而不悟。迨其所开之票，积至盈千累百，并无实钱可支，则于暮夜关歇潜逃，兑银者持票控追，终成无著。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。臣愚以为弊固有之，治亦不难，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，如有一家逋负，责令五家分赔，其小铺五家互结，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，无结者不准开铺，如违严究，并拘拿脱逃之铺户，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，自可以遏其流。但此弊祇系欺诈病民，而于国家度支大计，殊无关碍。

盖钱票之通行，业已多年，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

兑钱一串之时，各铺亦未尝无票，何以银不如是之贵？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谲，专以高价骗人，亦祇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，岂能因用票之故，而将银之权可兑钱一串者，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？恐必无是理也。且市侩之牟利，无论银贵钱贵，出入皆可取盈，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。设使此时定以限制，每两祇许易钱一串，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？不过兑银之人吃利更甚耳。若抑银价而使之贱，遂谓已无漏卮，其可信乎？查近来纹银之绌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，皆已极费经营，犹藉民间钱票通行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。若不许其用票，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。

夫银之流通于天下，犹水之流行于地中，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，而陆行者未必过问；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，而当官者未必尽知。譬如闸河之水，一遇天旱，重重套板，以防渗漏，犹恐不足济舟。若闭闸不严，任其外泄，而但责各船水手以挖浅，即使此段磨浅而过，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？银之短绌，何以异是？臣历任所经，如苏州之南濠，湖北之汉口，皆閘閥聚集之地，疊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，金闕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，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，今只剩得半之数。问其一半售于何货，则一言以蔽之，曰鸦片烟而已矣。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，而知闸外泄水之多，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，而姑苟安于旦夕也。

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，在富侈者，固不能定其准数，若以食贫之人，当中熟之岁，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，即可过一日，若一日有银一钱，则诸凡宽裕矣。吸鸦片者，每日除衣食外，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。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，以户部历年所奏，各直省民数计之，总不止于四万万人，若一百分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，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，

此可数见者。况目下吸食之人，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？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，尚系举其极少数而言耳。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，岂堪设想？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，以诱人上瘾为能，陷溺愈深，愈无忌惮。微玩心而遇颓俗，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。

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，鸦片自绝，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，似亦持平之论。而臣前议条款，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，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，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，如幕友、官亲、长随、书办、差役，嗜鸦片者十之八九，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，若不从此严起，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，安肯破获以断来路？是以开馆应拟绞罪，律例早有明条，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，办过一案，几使例同虚设，其为包庇可知。即此时众议之难齐，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。吸食者果论死，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。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，仍无益耳。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，靡恶不为，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，彼有恃无恐，何在不敢复犯？故欲令行禁止，必以重治吸食为先。且吸食罪名，如未奉旨饬议，虽现在止科徒杖，尚恐将来忽罹重刑。若既议而终不行，或略有加增，无关生死，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，孰有戒心？恐嗣后吃食愈多，则卖贩之利愈厚，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。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，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，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。谚云：“刖足之市无业履，僧寮之旁不鬻栉。”果无吸食，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？

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，此论亦似。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，惟无罪乃无可讹诈。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，讹诈正无了期，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，吸食可以立断，吸食既断，讹诈者又安所施乎？

若恐断不易断，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；若恐诛不胜诛，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，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？诚使中外一心，誓除此害，不惑于姑息，不视为具文，将见人人涤虑洗心，怀刑畏罪，先时虽有论死之法，届期并无处死之人。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，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，以视养痈贻患，又孰得而孰失焉？夫《舜典》有怙终贼刑之令，《周书》有群饮拘杀之条，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，乃不能不严于立法。法之轻重，以弊之轻重为衡。故曰刑罚世轻世重，盖因时制宜，非得已也。当鸦片未盛行之时，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，故杖徒已足蔽辜。迨流毒于天下，则为害甚巨，法当从严。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充饷之银。兴思及此，能无股栗？

夫财者，亿兆养命之原，自当为亿兆惜之。果皆散在内地，何妨损上益下，藏富于民。无如漏向外洋，岂宜藉寇资盜，不亟为计？臣才识浅陋，惟自念受恩深重，备职封圻，覩此利害切要关头，窃恐筑室道谋，一纵即不可复挽，不揣冒昧，谨再沥忱附片密陈。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#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

林 则 徐

〔选自丛刊《鸦片战争》(二) (原文见林则徐《信及录》)。时间在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八日，林则徐抵粤后第八日。〕

谕各国夷人知悉：照得夷船到广通商，获利甚厚，是以从前来船，每岁不及数十只，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。不论所带何货，无不全销；愿置何货，无不立办。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马头，尚有别处可觅否？我大皇帝一视同仁，准尔贸易，尔才沾得此利。倘一封港，尔各国何利可图？况茶叶大黄，外夷若不得此，即无以为命。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，绝不吝惜，恩莫大焉。尔等感恩，即须畏法，利已不可害人，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，带来内地，骗人财而害人命乎？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，已历数十年，所得不义之财，不可胜计。此人心所共愤，亦天理所难容。从前天朝例禁尚宽，各口犹可偷漏。今大皇帝闻而震怒，必尽除之而后已。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、开烟馆者，立即正法，吸食者亦议死罪。尔等来至天朝地方，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。本大臣家居闽海，于外夷一切伎俩，早皆深悉其详。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，前来查办。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，即已不可姑容。惟念究系远人，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，今与明申约法，不忍不教而诛。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，存贮鸦片数万箱，